

少年文艺 金榜名家书系  
短篇小说季



# 彼岸瞳

两色风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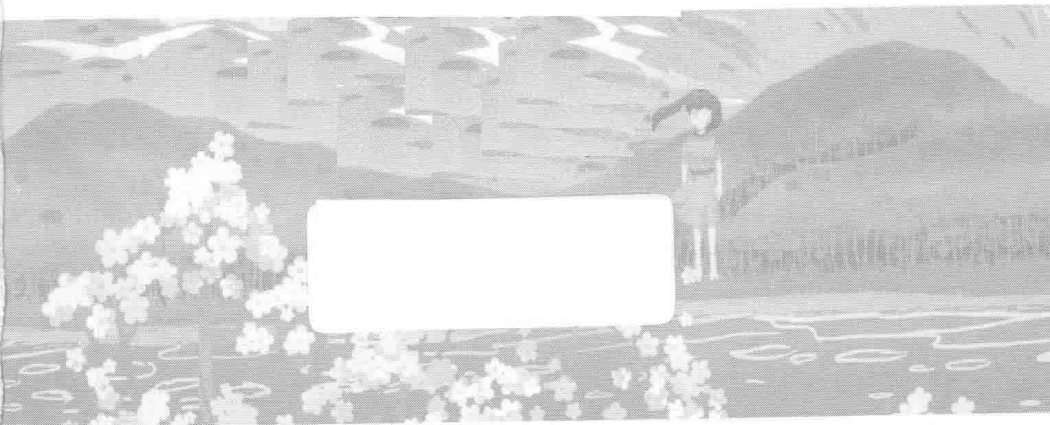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少年文艺 金榜名家书系  
短篇小说季

# 彼岸瞳

两色风景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瞳 / 两色风景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7  
(《少年文艺》金榜名家书系·短篇小说季)  
ISBN 978-7-5324-9678-5

I. ①彼… II. ①两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1228 号

---



《少年文艺》金榜名家书系(短篇小说季)

彼岸瞳

两色风景 著

魏虹 绘图

陆及 装帧

周晴 谢倩霓 策划

---

责任编辑 叶蔚 美术编辑 陆及  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许辉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 字数 110 千字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678-5/I·3844

定价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- 雨衣后 / 001  
老车站 / 013  
美人星球 / 021  
精英未来 / 032  
价值连城的珍宝 / 040  
哈利·波特现在不在 / 045  
彼岸瞳 / 060  
心上的声音 / 079  
娱乐银行 / 098  
储蓄幸运的银行 / 110  
妈妈的头发 / 129  
秘密当铺 / 136  
机器替身 / 170  
拯救 / 181



# 雨衣后

雨衣后



001 ...

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雨天。

披上橘红色的雨衣，跨上旧了一半的自行车，我就这样冲进了雨中。

雨的凉意扑面而来，我感受到了清爽，是仿佛路边野花的花瓣上滚落的露珠那样的清爽。虽然下雨的天气总会带来许多不便，但我着实喜爱这样沁人心脾的感觉。

当我拐上那条通往家的小径时，我遇到了他。准确地说，我是感觉到了他。因为突然有什么东西蹿上了我自行车的后架，将头和身子迅速地隐藏进我的雨衣中。

我吓了好大一跳，差点儿没能握好把手，车身晃了几晃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一阵脆脆的笑声从我的背后传来，那分明是一个小孩子的笑声。

“喂，你是谁？”我不高兴地问，基本将这个不速之客认定为哪里来的淘气小鬼。

“我？我叫‘哇’。”那个声音回答。

“哇？这是什么名字！”

“不知道，但是每次我这样坐上别人的车时，他们总是大叫‘哇’。”

我有点哭笑不得。放慢了车速，我反手去掀雨衣的后摆，想看看这个“哇”是什么模样。

“别掀，别掀。”雨衣的后摆被慌慌张张地拉住了，“要是掀开了，我就非走不可啦。”

“非走不可？”

“是呀。按照规矩，我们是不能被人看见、也不能跟人说话的呢。”挺认真的口气。

“不能被人……”我琢磨着他的话，转头偷眼向身后望去。自行车的后架上很明显是有人坐着的，我的雨衣后摆被鼓鼓囊囊地撑起了好大一块，可是后摆下方，却不见垂着两条我想象中那藕一般的小腿。

“啊哈，原来如此呀。”我恍然大悟了，“你是什么呢？雨的妖精？风的妖精？草的妖精？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他又笑了，这次的笑声有点不一样，有些被看穿似的不好意思。

“不管你是什么，总是个淘气的小子就对了。”奇妙的邂逅让我的心情也变得奇妙，口吻放松起来。

“要多谢你啊。”他说着，挺起劲儿地晃起身子，我的自行车跟着一摆一摆，“最近这游戏是越来越不容易玩啦。骑自行车的人少了嘛，一下起雨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坐汽车。而摩托车、电瓶车的速度又太快，不等我坐上去就一溜烟儿地跑没影儿了，就算上去了都会给震下来呢。穿雨衣的人也少啦，没有长度合适的雨衣，怎么能让我们像躲进房子一样，呆得舒舒服服呢？”

他摇头晃脑地说着，我也不禁咂起嘴来，啧啧，似乎很有道理呢。

“所以呀，今天遇到你，我可高兴啦。难得有个人将车子骑得不快也不慢，车子的后座不高也不低，而且，你还穿了我喜欢的橘红色雨衣……”他声音的表情越发眉开眼笑。

“别客气，我也要多谢你。”我说，“骑了这么多年车，还是第一次载到一个这么好听的故事哪。”

“咯咯咯……下次再碰到你，我还可以请你载一程吗？我可喜欢坐你们的车子啦。”他就像描述坐摩天轮那么兴奋。

“没问题啊。反正你那么轻，有个人陪我说话也比较不闷。”我求之不得。

“太好了。那，那现在能不能让我听听铃铛的声音？”

我满足了他的要求。虽然年久失修的老车铃拨动起来也不怎么清脆，而且还夹杂着被锈住的“嘎嘎”声，但他



却报以了一阵快乐的笑声。

“回去得给车铃上点儿油。”我想。

不久，我家快到了。看到那栋近在眼前的建筑物时，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蹬脚踏的速度，好让他的游戏时光再多延长那么几十秒。

“不用减速，我知道你到家啦。”他善解人意地说，“正好，我也该下车了，谢谢你让我坐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开心呢。”

说完，他就走了，像来的时候那么突然，原本就轻如无物的自行车后架上微微传来放空的感觉，隆起一整路的雨衣后摆也重新轻巧地贴住我的背脊。

“说走就走啊，也不说声再见什么的。”我笑着摇摇头。

我将自行车放进车库，雨衣脱下来挂在墙上的钉子上，任凭雨水滴滴答答地慢慢流完。

我走进家门，有点儿想哼歌的心情，在推开门后慢慢平静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一个臃肿的身影走过来，是妈妈。“雨不小，有淋到吗？”一如既往的熟悉声音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哎呀！”她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，“你的裤管湿透了！怎么不擦擦就进来了？地毯会受潮呀。”

我说着“没在意”之类的话，弯下腰将裤腿卷起，妈





妈已取来干布在手，就要费力地弯下腰去擦那些水渍。

“我来吧。”我上前一步，试图夺过她手中的抹布，一不小心，又把摆放在鞋柜上的花瓶给碰下来了。

“乒乓！”妈妈钟爱的马蹄莲和那只小花瓶一起，在地毯上开出潮湿的花。

妈妈的嘴唇和手开始颤抖，我忙分辩：“所以我早就说过，不要把花瓶摆在那种地方……”

“你这孩子，自己不小心，还顶嘴。”妈妈心疼而疲倦地摇着头。

我还想说什么，门开了。是爸爸。他站在玄关处，对客厅的狼狈先是一愣，然后就紧张地过来搀扶妈妈。

“哎呀呀，你现在行动不方便，怎么还……”嗔怪的声音很快转移到我身上，“小芹你也是的，明知道你妈妈……你该多帮着点儿忙。”

“算了，那么粗心，待会儿该被碎片割到手了。”挺着大肚身体不便的妈妈坐到沙发上，“快给花换个容器，别让它死了。”

爸爸应着，转头对我说：“小芹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不是说，怕我会割到手吗？”我不知哪儿来的委屈和倔强，碎碎地说，“老说我不对，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好啦。”

我的话让爸爸妈妈都有些不高兴，可是妈妈的不高兴迅速打败了爸爸的不高兴，爸爸对妈妈说：“小芹就这脾

气。别往心里去，你要保持心情愉快……”

我看不下去也听不下去了，拖鞋一踢，走进房间。

“哎，小芹，午饭……”妈妈的声音硬生生被门夹断，余音听起来像叹息。

我就这样一肚子气地躺在床上。窗外的雨更大了。

好像有人敲门。我却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的上学时间。

我从床上猛然弹起，抓着书包就往外跑。经过饭厅时，我看到一份裹着保鲜膜的饭菜静静躺在桌上，客厅没有人，爸爸一定上班去了，妈妈则在午休吧。自从肚子里有了小宝宝，爸爸总是叮嘱她注意休息的。

我的心情有点涩涩的。赶快穿上雨鞋，走出家门。

快要迟到了。重又投身雨中的我，将自行车踏得飞快。车轱辘把水花溅起老高。

在街道穿梭时，我隐约听见有人在喊，却没在意。争分夺秒的时刻不容停顿。

直冲到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，我才得到喘息的空隙。

四周围都是人和车。各有各的挡雨工具，乍看过去，仿佛一座朦胧而绚丽的森林。我在这时突然想起——

喊我的人，一定是“哇”呀！上午跑进我雨衣的那个小淘气。我怎么把他忘了？

正想着，自行车后架突然略微一沉，显而易见的轮廓撑起了我的雨衣后摆。



“呼——”是他的声音，如释重负中带着责备，“你怎么把车子骑得这么快，我差点儿就赶不上了。”

我忙道歉：“上学快迟到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只是赶时间呀？”他一语道破，“我还以为，你在发泄不高兴呢。”

我语塞。红灯这时被绿灯取代，我简单说了一句：“坐稳了。”重新上路。

接下来，我们没有对话。善解人意的他，似乎觉察了我的不快，说了几句没有回应的话后就安静了下来，与上午的活泼大相径庭。

虽然我稍微放慢了速度，学校还是到了。我不再踩踏板，任由车子按惯性滑向校门，“我到了。”

“嗯，我走啦，谢谢你又载了我一次。”他说，“呐，给你个礼物。”

两只小小的、凉凉的手伸进了我的左右衣袋，不等我趁机看清他的肤色，手就缩回去了，而他也倏然消失，只留下一句话：

“这次坐车不好玩。我听见你肚子在叫，是不是饿了？请你吃。咯咯……饱了高兴起来哦。”

我从左衣袋掏出好大一把草莓，右衣袋里的则是水灵的桑葚。湿润让它们显得额外新鲜，像是会散发清香的紫红宝石。

吃在嘴里，又酸又甜。那股涩涩的心情强烈起来。跟

出门时体会到的一模一样。

是……歉疚吧？

下午的课一下就过去了。

走出车棚时，我庆幸雨还没有停的意思。那就可以再遇到他了。

“喂……”我压低嗓门，轻声向四下呼唤，“你在不？我放学了，载你一程吧？我没有不高兴啦。”

喊了一轮也没有听见回应。周围的人开始多起来，再要喊下去就有些起眼了。

但不找还是不甘心。“喂……”我硬着头皮继续低呼。

“咯咯……”终于我又听见了那古灵精怪的笑声，“你不把车子骑起来，我怎么跳上去呀？不跳就不好玩啦。”

“噢。”我心说，“这小子……”但还是迅速照办。轮子在雨地上碾出大约三米弧线后，他上来了。

“哈，还是这个速度最舒服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生气，不坐我的车了。”我说。

“明明是你不知道生什么气。”他的声音让人联想起嘟起的嘴，“果子好吃吗？”

“很好吃。我还分了些给朋友。桑葚让我们的嘴唇变得紫紫的，像涂了劣质口红。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

这趟旅程又愉快和写意了起来。

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在最熟悉的路口看到最熟

悉的房子时，我原本轻飘飘的心突然沉了一沉。

我没有捏刹车手掣，像一尾鱼那样轻快地从家门口滑过。

“咦，不停车吗？我记得那是你家。”他问。这小子记性真不错。

“据说明天雨就停了。”我说，“你坐一次车不容易吧？我免费招待你多玩一会儿。”

“好啊好啊。”他高兴得拍起手来。

可是，当同样的优待进行到第三次、天都几乎黑了时，我再要过家门而不入，他的情绪温度也就没有那么热烈了。

“你呀，其实是不想回家吧？”

我发誓，他说这句话用的仍是天真腔调，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孩子。

“被你看穿啦。”我自嘲地笑笑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

这问题来得真直接。我索性停下车，用一只脚作支撑。

“妈妈……要生小宝宝了。”我说，“我要有小弟弟了。或者是小妹妹。”

“你不想要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吗？”

“不。只是觉得……爸爸妈妈越来越不喜欢我了，以后也许会更不喜欢。”我的眼睛出现了下雨征兆。

他安静了半晌，突然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”

“不要害怕。他们不会不喜欢你。如果你很晚了还没回去，他们会出来找你，找到后，既高兴又生气地训斥你……”他继续说。

我眨眨眼睛，他把一切看透了。看透那些恐惧与任性，不过是我的撒娇。

“你多少岁了啊……”我不自然地转移话题，“一定活了几百年吧？所以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……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

他又笑了。一边笑，一边抱住了我的腰，额头和鼻尖抵在我的背上。那使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，我坐在爸爸或妈妈的自行车后抱住他们的情景。直到学会骑车前，他们都是那样兴高采烈地载着我飞驰。

他就这样静静地抱着我。直到雨小了，从哗啦啦变成淅沥沥，然后是一滴，两滴。

“我要走啦。”他松开我。

“下次再见的时候，要告诉我你是什么妖精啊。”

“咯咯……好啊。”

“那，再见。”

雨衣后摆瘪下去，后架上细微的重量完全消失，我最后听到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他对我说：“再见，姐姐。”

我开始每天期待下雨的日子到来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



雨下了好几场，我却再也没有见到他。

但我并不寂寞。因为那个雨夜之后，我所期待的另一个人出生了。

我有了一个弟弟。

弟弟很喜欢我，刚刚会走就成天黏着我。我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

又一个下雨天，我穿起旧了许多的橘红雨衣，骑上嘎吱作响的老爷车，要去超市买东西。弟弟摇摇晃晃地跑过来。

“姐姐，载我。”他说。

“大雨天的，你呆在家啦。”我说。

“不要不要——”他不由分说地爬上了后架，钻进了雨衣的后摆中。

我心里猛然一动。那被撑起的雨衣轮廓如此熟悉，让我想起一个小小的老朋友。

连起劲儿摇晃的频率，都是那么像。

“姐姐，走吧！”弟弟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好……你坐稳了。”我说。一种温暖将我慢慢融化。当车子开始前行，他的手从后面抱住我的腰，额头和鼻尖的触感似曾相识。

“哇。”我说。

“哇？”

“终于又见到你了。”



# 老车站



老爸给我打来星际长途，让我回地球看望一下爷爷，我便在最短时间内离开了金星。

这个时代，宇宙旅行已经是十分便捷与普遍的事情，但我还是不太喜欢回地球。虽然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地球人，但自幼在别的星球长大，对那里从来没有“故乡”的概念。

地球的空气治理水平其实不差，但跟清洁度更高的外星球比，还是让我咳嗽连连。举目可见的落后风景也让人很难提起兴致。哎，难怪在偌大的宇宙中，地球被归类在一个“城乡结合部”的位置。

我租了一辆脑电感应飞车前往老人院。这车很方便，靠想象就能操作。比如我想听新闻，隐藏广播立刻响起一句：“汽车博物馆失窃一辆古董车……”